



蝉鸣煮沸的绿豆汤

叶艳霞

夏日的午后，蝉声最盛。它们藏在树叶间，叫声像绵长的琴弦，在空气里轻轻震颤。起初只是一两只，后来便成了阵势，此起彼伏，仿佛整片林子都在歌唱。

母亲总在这时候系上围裙，边往厨房走边说：“蝉叫得这么欢，得煮锅绿豆汤了。”她说话时，窗外的蝉声恰好拔高了一个调门，活似应和。

绿豆是前一年晒干的，装在旧面粉袋里，搁在橱柜最上层。她踮脚取下来，解开扎紧的袋口，倒出一把在掌心，豆子青黄相间，圆滚滚的，似被时光磨圆的翡翠籽。她拣去浮灰和坏豆，剩下的浸在清水里，它们

便慢慢沉下去，偶尔浮起一两颗，又缓缓坠回碗底。

炉子生起火，蓝焰舔着锅底。水滚了，绿豆倒进去，起初还硬实，煮着煮着，便渐渐松软，裂开细小的缝，露出里面沙黄的芯。母亲往里丢几块冰糖，糖沉下去，又慢慢溶化，锅里的水色由清转浊，再变成淡淡的绿，宛若被雨水洗过的树叶。

蝉声越来越密，和锅里的咕嘟声混在一起。厨房的窗户开着，热浪一阵阵涌进来，母亲的额头上沁出汗珠，她用围裙角擦了擦，手里的木勺一圈圈搅动。我蹲在门槛上，看蚂蚁搬家，它们排成一列，匆匆忙忙地爬过砖缝，像赶着去避暑。

“还没好呢。”她说，手里的蒲扇轻轻摆动，搅动着灶台边的热浪。我只能继续等着，看阳光在厨房地砖上慢慢爬行。

可孩子哪等得住？我总忍不住凑过去，踮起脚，朝锅里张望。热气扑在脸上，熏得眼睛发酸。母亲便笑，用勺子舀起一点，吹凉了递给我尝。豆子还没完全煮化，咬在嘴里沙沙的，糖也没化尽，舌尖能碰到细小的甜粒。

屋外的蝉鸣愈发稠密，像在催促这漫长的熬煮。母亲把锅端下来，搁在搪瓷盆里镇着，盆里盛了凉水，锅底触到水面时，发出“滋”的一声响，白气腾起，又很快消散。她拿蒲扇轻轻扇着汤面，竹骨间缠

着褪色的红棉线，风里带着竹篾的清香。

我趴在桌边，盯着那锅绿豆汤，看它的热气一点点弱下去，最后只剩薄薄的一层，犹如晨雾将散未散。母亲拿碗盛了，递给我，锅里的绿豆汤终于凉到可以喝了。

第一口下去，甜润沁凉，绿豆的沙质在舌尖化开，糖水沿着喉咙画出凉沁沁的轨迹，整个人恰似被浇透了一场小雨。蝉声还在，但忽然不那么刺耳了，它们成了背景，而我的注意力全在这一碗清凉里。

我端起碗走到檐下，蝉声突然安静了一瞬，犹如给我让出一条路。碗底沉着几颗未化尽的冰糖，宛如小小的冰碴，在汤里慢慢消融。

隔壁的孩子跑过院墙，红领巾歪在肩上，手里举着根绿豆冰棍，包装纸上印着模糊的熊猫图案。他看见我的碗，脚步顿了顿，喉结像颗青梅般滚动。我朝他举了举碗，他却一溜烟跑远了，塑料凉鞋敲着青石板，好似一串没成熟的绿豆荚爆开。

蝉声又响起来。我喝下最后一口汤，碗底残留的绿豆沙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有只蝉突然从槐树上落下来，“嗒”地停在脚边，透明的翅膜还在颤动，如同两片没煮化的冰糖。

厨房的灶台还温着，那口空锅静静反着天光。窗外的蝉声突然静止，仿佛整个夏天都悄悄咽下了这一碗的清凉。



荷光摇曳处

朱吉

七月，酷暑当道，天地像个大蒸笼，熏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暑气却并非漫无边际地蔓延，路边一方水塘，便悄然隔开了这蒸腾世界，悄然漾起一片清凉。池水仿佛被墨染过，绿得又浓又深，一眼望去，倒映着岸柳垂拂的丝丝缕缕，宛如天光织就的碧色锦缎。那满塘的荷叶便铺展在这墨绿之上，层层叠叠，密得连水也透不出一隙来。

日头渐高，风便轻了脚步。荷叶亭亭立着，似无数撑开的翠绿伞盖。风偶尔拂过，荷叶便微微颤动，高低错落地摇曳起来。那荷叶背面的浅白纹络在摆动里忽明忽暗，如同无数细碎的光点，在深绿中调皮地跳跃着，闪闪烁烁。光点动处，竟真有水波粼粼的错觉，整片荷塘似乎都流淌着一种清亮明快的动感。霎时间，整个池塘都活了起来，这荷叶上的光点，似无数顽皮的小精灵，在翠色底子上轻捷地追逐嬉戏

——叶动光移，光移叶摇，彼此相逐，无有止歇。这光之舞，悄无声息却生机勃勃，抚慰着人心中因暑气而生出的焦灼。

我走近水边，蹲下身来细看。一片初生的嫩叶卷着边，怯怯地贴着水面，叶心聚着清亮的水珠，被风推着走时，银亮亮地直颤悠。荷叶间隙，露出几枝荷花，有的刚刚钻出，才露尖尖角，粉嫩娇怯，裹着稚气未脱的羞意；有的则已舒展花瓣，粉白花瓣尖上染着点鹅黄，如少女腮边晕开的胭脂。风过处，花瓣微颤，若有若无的清香，像井水刚浸过的西瓜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，悄然拂去了夏日的燥气。

再细瞧，荷叶上宿雨的水珠，在初阳里渐渐干涸，留下一圈圈水痕，像美人滴落的泪迹。周邦彦词中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，真是写尽了风荷的玲珑剔透。而那饱满的莲蓬，从凋落的花瓣中挺拔而出，青涩而庄重，蕴藏着莲子的未来，如新生命在母体中悄然酝酿。几只蜻蜓，点水而来，轻栖在莲蓬上，透明的翅膀在日光中闪着微芒，又倏忽飞起，在荷影间留下淡蓝的尾迹。

此时，一位老人摇着小舟，慢慢荡入荷塘深处。他手持长钩，轻轻勾过一枝荷花，摘取下来，置于船头。小船缓缓驶过，水面漾起波纹，荷叶便微微倾侧，随即又恢复挺立。他取花，花便从容谢幕；荷叶只是轻摇，亦无怨怼。万物各循其道，各归其所，生命就在这不声不响的“取”与“予”之间，默默完成了交接。

我久久立在岸边，暑气似乎被眼前的荷塘吸尽了。风里摇曳的荷影，如同在光阴里摆动的巨大钟摆，无声奏着生命的节律。荷花开了又谢，莲蓬结了又熟，水珠干了又聚，蜻蜓飞了又来……一切皆在无言流转，似有深意存焉，又似无迹可寻。

池水默默，荷叶摇摇，光影在绿缎上缓缓游移。这花开花落，叶卷叶舒，究竟是谁在安排，又为了谁而盛放？——荷花自己知道么？

我只看见，那光点依然在叶上活泼跳跃，如同光阴本身在翠色罗裙上缀满的细碎金片；它跃动不息，却悄然抚平了观者心湖的每一道焦灼皱褶。

原来这天地间，万物各自度着其悠长的夏天；荷光摇曳处，自有一片静水流深的清凉，足以安放世间的喧嚣。

夏日花园

熊聆邑

阳光把玻璃晒得发烫的时候，园子就苏醒了。风是个调皮的孩子，踮着脚尖掠过蔷薇架，把叶尖的露珠抖落成碎钻，溅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。那些攀在竹架上的牵牛花最先接收到夏的密信，淡紫色的喇叭筒里灌满了阳光，正对着风的耳朵轻轻吹奏。

月季是园子里的美人儿，总爱穿不同颜色的纱裙。玫红的那款镶着银边，在日光里泛着珍珠光泽；嫩粉的像刚搅好的草莓冰淇淋，连蜜蜂都忍不住多舔了几口。最有趣的是那株白色月季，花瓣薄得像蝉翼，风一来就抱着枝头晃呀晃，像是怕晒的小姑娘举着纱巾躲太阳。角落里的蒲公英却不管这些，悄悄把绒毛伞撑得圆圆的，等着哪个冒失的蝴蝶撞上来，好搭个顺风车去看墙外的世界。

蚂蚁们在爬满青苔的石缝间开运动会。有的驮着碎花瓣当奖牌，有的举着蚜虫分泌的蜜露当奖杯，队伍排得歪歪扭扭，却走得格外神气。一只花大姐突然从天而降，黑红相间的壳子在阳光下亮得像块玛瑙，吓得几只工蚁原地打了个滚，触角却还在不停晃动，像是在互相埋怨：“都怪你走太慢啦！”

池塘里的睡莲正伸着懒腰。粉白的花瓣像刚睡醒的孩子，揉着眼睛慢慢展开，露珠在叶面打了个滑，滚进水里惊起一圈圈涟漪。几条红鲤摇着丝绸般的尾巴游过来，把影子投在睡莲身上，于是花瓣上便有了游动的火焰。偶尔有蜻蜓点水，六只细脚在水面写下潦草的诗行，还没等鱼儿读完，就振翅飞向了对岸的石榴树。

石榴花是夏天的小灯笼，挂在枝头噼啪作响。殷红的花瓣卷着金色的蕊，像小姑娘扎歪的蝴蝶结，风一吹就哗啦啦笑。有两朵花凑得太近，花瓣碰着花瓣，像是在说悄悄话：“你看那只蝴蝶，翅膀上的花纹多像去年落在我们身上的晚霞。”蝴蝶似乎听见了，突然一个转身，翅膀上的银粉簌簌落下，在空气里织成了半透明的网。

直到夕阳把园子染成橘子酱，风才放慢了脚步。它轻轻梳理着向日葵的金发，替绣球花拢好淡蓝的纱裙，最后把一片梧桐叶卷成喇叭，对着渐暗的天空吹响了晚安曲。这时候，所有的花草草都眯起了眼睛，连蚂蚁也回到了石缝里的小窝，只有萤火虫提着灯笼出来巡逻，在暮色里画出一道道会发光的逗号。

